

重温永远坚强的灵魂

高中梅（山东）

——读史铁生《扶轮问路》

作家史铁生，21岁瘫痪，30岁患上了严重的尿毒症，1998年开始做透析。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再到《我与地坛》，在病榻上写作，成为了史铁生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而今，读他生前最后编定的《扶轮问路》，重温他那永远坚强的灵魂。

这本书是史铁生关于生命的思考，是对其苦难一生的追忆。他在前言中写“弱冠即扶轮，花甲问路”，在后记里说“荒歌犹自唱，写作即修行”。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关于灵与肉的对话、生与死的拷问，特别是最后的诗歌，充满了思虑的沉重，其中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和对身后的遗言，是作者一生的思想凝练。史铁生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史铁生，也认识自己。

史铁生的手里，是一副糟糕的坏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试图以一种完美的信仰，努力抵达内心圆满的彼岸。史铁生的思考中，不断交织着乐观和悲观、混杂着矛盾和澄明，在通往彼岸的过程中，他想看清生、死——这是人生的根本，他甚至盼望着能站在死中，去看生：“不知死，安知生”，但死亡却不知不觉地带走了他。然而，他的文字仍在这里，继续着他的思索。

命运对史铁生是残酷的，面对这份残酷，史铁生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与挣扎，他坦然面对生与死。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以他的毅力和智慧，度过了四十年的轮椅生涯。他说：“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身体无论强弱，快乐都是目标。而健康的精神，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更能够应对苦难。”因此，史铁生的作品里所渗透出的赤诚和勇敢，多年以后，还是会深深击中读他作品的人的心，他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精美洁净的文字，更是健康的精神、深沉的爱和对生命真谛的探寻。

史铁生的生活被限定在小小的轮椅之上，对满是困境的人生，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思考，因为行动的局限，无论去向何方，他都像进入了一片蛮荒之地。他说：“苦乐全凭自己判断，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正如一个不爱珠宝的女人，即使置身在极其重视虚荣的环境，也无伤她的自尊。拥有万卷书的穷书生，并不想去和百万富翁交换钻石或股票。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人也并不艳羡任何学者的荣誉头衔，或高官厚禄。”在接受命运之后，史铁生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把他每一个有可能向世界告别的日子，尽力过得更加充盈而有意义。

为什么要读史铁生？因为他的人生和文字代表了一代人对生活的执着拷问；他的作品是浇给灼热时代的一瓢冷水；他的文字不仅仅讲述了一个个故事或者道理，更是在文字中浸透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在心灵鸡汤如此盛行的时代，史铁生以自己丰富的生命经验和深刻的思考能力，来告诉青年一代，人生究竟是怎样度过的，那就是——以坚强的信心对抗充满困境的生活。

“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我的位置。”史铁生的这句话感动过无数的人，他用多病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中国高铁 飞越新时代

王代隆

朝阳映红站台，
春风舞起彩带。
载满欢歌，
装满笑脸。
飞驰的高铁昂扬驶来，
如蛟龙横空出世，
中国高铁飞越新时代。
跨过高山，
飞越大海，
连接五洲，
奔向世界。
为世界和平领航，
为一带一路喝彩，
为人类送去吉祥，
为世界带了幸福来。
啊！中国高铁奔向新时代。

伟大的中国多么豪迈，
气壮山河继往开来。
揭开崭新的历史，
中国高铁奔向新时代。
逢山开路，
遇水造桥，
科技的力量，
引领未来。
宏伟的目标，
揣在胸怀，
为世界繁荣点赞，
为人类进步喝彩。
旗帜高举，
歌声豪迈，
跨越世纪，
奔向未来。
中国高铁奔向新时代！

词作者简介

★词作者：王代隆，著名剧作家，现任西部省情研究院院长，曾创作多部影视剧文学作品，代表作品有《远山的星火》《巴山的喜悦》《未来的曙光》《同一片蓝天》《军人请放心》《女人与土地》《魂断中原》《难忘的春天》《古蜀王国三星堆》《鸭啼金沙》等。他创作的歌曲《托起希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荣获全国新歌展演金奖。

王代隆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创作宗旨。2015年以来，他创作的《强军梦》《中国梦 美丽的梦》《长空卫士之歌》《为国来当兵》《放飞梦想的地方》等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筑梦成都 创业天堂》《追梦情》《雪域之恋》《中国高铁飞越新时代》等作品先后在新华网、人民网及《解放军报》《华夏音乐》《中国日报》等媒体发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劲，为新时代喝彩，为“一带一路”点赞。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王代隆荣获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星火特殊荣誉称号”，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被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家政府津贴。

夏咏集 (二首)

胡良荣（四川）

仲夏夜色

夜色降荷塘，莲花暗自香。
朦胧弯月浅，漫步柳丝长。
鸟宿枝头静，蛙歌池上扬。
琴箫和奏处，墨客咏诗狂。

夏日傍晚

落日残晖映碧空，
天波潋滟秀霞红。
忽闻窗外莺歌起，
信步楼台享晚风。



悄悄话

李陶（安徽）诗

走进暖泉古民居

孟军从（河北）

走进河北省蔚县暖泉镇，有了另一番感受。

这里的样子，与我对银子得名“暖泉”的揣度，倒是没有多大出入，“出城西三十里暖泉堡中，泉之源以石瓮分东西流”，“其水澄清如鉴，三冬不冻，故云”，“暖泉”之名就源于此。让人吃惊的，其实是暖泉镇的“房子”，来了之后我才明白，难怪蔚县的朋友提起家乡的古民居，都是那样的一脸自豪。

进入暖泉镇，阳光下的“暖泉古镇”牌坊，自有了几分古色古香的味道。据说，暖泉有“三堡、六巷、八十庄”，古建筑群独具特色，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位于暖泉镇西南的西古堡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里的古建筑，建于元代，兴盛于明清，建筑群布局严谨。我曾以为，人们平日居住的房子就叫作民居，民居只不过是通称罢了。在暖泉镇里，古民居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疏密有序，布局严谨，正房、厢房、院落自成一带，毗连而不觉繁杂，精致而彰显淳朴，透过悠悠岁月，折射出一个时代曾经的灿烂繁华。

漫步在镇子中的巷道，徐徐清风漫过脸颊，让人神清气爽。我抬头仰望一

砖一瓦一木，细品几百年来镌刻在墙壁、门楣上的先人智慧，遥相呼应的整体布局令人叹为观止。石雕、木雕、砖雕随处可见，每一处雕品，柔中带刚，精致圆润，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传神刀法和不凡功力彰显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虽然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但于沧桑中仍透出卓越智慧和超凡的创造。高翘的起脊，张扬的吻兽，纤巧的窗棂，集精巧的结构和精湛的艺术于一身，这绝对是小镇的风韵所在，在这天地、自然、建筑浑然一体的古朴中，我分明感受到了诗的美景，这些青色砖瓦的房子给人以奇妙的震撼和恋恋不舍的冲动。

我依在一棵繁茂的大榆树下，细细凝视诗意古镇的倩影，将一幅幅画面深深地镶嵌在了岁月的深处。在这里，我任思绪在时空驰骋，聆听风雨的飘打，敞开心扉与古老的建筑工匠对话，感受大师们心脏的跳动，像翻阅着一部记载着民族智慧的巨书，从而感叹至深，敬佩不已。仔细咀嚼古镇的风采，我从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宁静，激发出一缕思古之幽怀。走过几百年的浩荡岁月，能够保存下这么一处古民居建筑群，足以让人感到温暖和骄傲，

至少没有泯灭祖先的智慧和我们的尊严。望着一扇扇精美窗格，目光如同穿过了一道道光隧道，让人浮想联翩：抑或大户人家正在窗下的火炕上碰头议事，抑或闺中小姐躲在木格子窗后窥望着心上之人，抑或是巧手女眷们在八仙桌上刻剪着五彩窗花……随着日出日落的岁月交替，随着风霜雨雪的容颜变换，窗里积淀的故事越来越温润，越来越悠长。

这是我第一次因建筑而动容，从中感受到了古老的风情，品出了历史的沧桑，有了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美丽邂逅。即使我个人不能解释出暖泉镇能够保留下这么完整的古民居的原因，但我敢肯定，如此有韵味的古民居，配上不俗的文化底蕴，这里当年绝对是一个民风淳朴、丰衣足食的地方。不难想象，几百年来，暖泉镇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享受着忙碌而快乐的生活。暖暖的阳光下，镇子安静祥和，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幸福地繁衍生息。

这时，我倒有些眼红蔚县的朋友，眼前这些遗韵精华，他们竟触手可得。“暖泉一梦，蔚州千年”，这话说得挺好，充满了自信。

井拔凉水

梁永刚（河南）

所谓“井拔凉水”，其实就是从水井里新打上来的井水，是乡间夏天的天然饮品。大热天里喝一口井拔凉水，冷气从五脏六腑一直渗到骨髓里，凉甜解渴美到心窝里，暑气顿消，是农人们的一大快事。老辈人常说，井拔凉水解暑热，败心火，降暑气。看似寻常的井拔凉水，却渗透着乡下人特有的淳朴和豪爽，过滤着三伏天里难捱的暑意和燥热，连接着融融乐乐的乡村生活，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时常想起、永远惦记。

每每想到“井拔凉水”这四个氤氲着水汽的汉字，便有一种裹着乡土气息的沁凉和甜津直抵肺腑，一幕幕与井拔凉水有关的生活场景也随之浮现出来：天值正午，顶着烈日从田间劳作归来的农人们，口干舌燥，大汗淋漓，进村先不往家走，而是向村中的老井径直而去，到了井台前，也不管是谁家刚打出来的水，早已耐不住饥渴的人便把头伸到水桶里大口地喝起来，“咕咚咕咚”一通牛饮，止渴又解乏，喝完后站起身朝打水的人嘿嘿一笑，算是酬谢，然后拍着肚子哼着小曲儿归家去；日落西山，下

工回来的乡人们，半路上遇到打完水挑着桶回家的村人，便如同正瞌睡的人突然瞅见了个枕头，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忙上前拦路摆手说：“喝口水再走！”挑水者遂放下水桶，满口应允：“喝吧喝吧，别呛着就行！”往往是挑水人话没说完，喝水者已经蹲下身子双手扳着水桶可着劲儿往肚子里灌，挑水人立在原地嘿嘿笑着，连扁担也没从肩膀上挪开，任其敞开肚皮喝个痛快，顶多笑嘻嘻地说一句玩笑话：“你喝的这一口，快顶上俺家那头牛一顿喝的水了！”

乡下人喝井拔凉水，不像品茶品茗，很少有小口啜饮的，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抱着水桶喝，或者是用水瓢舀出水，高高仰着头，把水“咕咕咚咚”朝嘴里倒，往往是一半进了口中，一半流到了脖子里洒到了胸脯上，颇有古代侠客大碗喝酒的粗犷和豪迈。庄稼人的豪爽和耿直，在看似寻常的喝水小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井拔凉水是庄稼人的琼浆玉液，滋养着健壮的身躯，慰藉着干涸的心田。

过去的夏日乡间，庄稼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井拔凉水还是农家待客的

饮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夏天里，一遇到家里来了客人，祖母总是吩咐祖父说：“赶紧去井上打桶井拔凉水”，待水打回来后，给客人倒上一碗，喝下后，一路的辛苦和燥热顿消。那时候，不仅庄稼人爱喝井拔凉水，就连城里来的工作队干部也爱喝。到农户家里开展工作时，热情的主人把小方桌搬到院里的树荫下，再拉过来几条长条凳，每位干部面前摆上一碗井拔凉水，大家一边喝水一边打工作，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碗稀松平常的井拔凉水喝出了庄户人家的淳朴热情，也喝出了干群关系的鱼水深情。

前不久，回乡下老家小住了几日，这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如今农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村上原有的两眼井已被填埋，各家各户通上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汩汩清水随时可取用，农人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去井台上挑水了。

然而，老井消失了，曾经给农人们带来清凉记忆的井拔凉水便也不复存在了，那些与井拔凉水有关的风土人情、乡村轶事也成为了过往云烟，想想，也真是可惜。